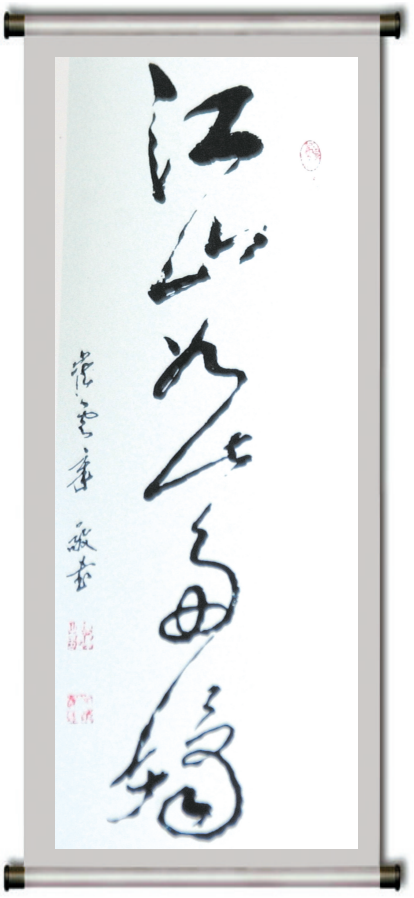
上接C01版

《虎》

民间大家崔云章

传奇“虎”字传奇事

□晚报记者 苏瑜/文 张翼飞/图



笔敲韵律歌 墨洒云笺颂

崔云章回到七朝古都开封，供职于开封人民广播电台。厚积多年的崔云章，迎来了一个蓬勃激发的时期。

察纳百家，苦读经典，才情四溢，豪情内敛，时时试笔，屡成绝唱。中篇小说《马车上的一夜》《抗洪军歌》甫出即负盛名，而《时代的列车开动了》《新星从这里升起》等新闻通讯屡屡在社会上引起经久波澜；以自身经历书写的散文《忆开国大典》《又是芙蓉开放时》《永恒的爱》等，声情并茂，深得读者喜爱。激情加年轻，诗情便如潮喷涌：他的诗《宇宙颂》《三登少林》《一节玉镯的故事》《我愿是天女织成的一幅云梯》等千余首诗作应手而出，频频获奖，其中《无尽的怀念》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获全国金奖，为毛主席纪念堂永久收藏。

崔云章幼年苦读孔孟，但并不建树一端，而是常常以诗人特有的气质对书法艺术情有独钟。从幼时起，以颜、柳为主，以欧、赵、二王、三苏为宗，以历代碑帖为本，于沙盘上、土地上、山石上临帖描“红”；同时，八方涉猎，多方搜求，相继师法于沙孟海、黄琦、于安澜、高文等大家巨子；又不耻下问，切磋于年轻后辈，广泛汲取营养，广收博取自成一家。

其书法种类繁多，几近尽善之境，却偏爱榜书和蝇头小楷，大的有丈二“龙”字，小的有2700多字的《焦裕禄》一书序言。应书法界之邀曾先后在开封、郑州、洛阳、西安、济南、南京、上海等地巡展，而在北京亚运会期间的展出，则引起空前轰动，自此享誉京城。

1993年曾获北京奥运杯国际书画大赛优秀奖，1994年获国际摄影书画艺术大赛最佳奖和优秀奖。其作品曾先后入选《跨世纪国际书画大型画册》《北京国际艺术精品博览画册》《世界美术书法家世纪末成就大典》《世界当代著名书画真迹博览大典》，被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以经典资料引证和收藏。其学力深厚，盛名远播，当选为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荣膺中国当代高级书画师。他不是什么会员，但从网上可以看到，他是中国碑帖上从商周、秦汉、三国、两晋、唐、宋、元、清直至近当代70位书法大家中的一位。他还曾为40集电视连续剧《炎黄二帝》题写片名，参加了日本第五次书画艺术访华团的活动。

艺术无国界。尽管淡泊名利、清贫自守，但德艺双馨的崔云章的作品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和载体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引起不同国度、不同肤色的人的广泛兴趣，一股崔云章书法的收藏热也在强力涌动。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酷爱书法，亦酷爱生活的崔云章，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笔耕不辍，深知书法艺术永无止境的他，学习不止，研究不止，创造不止。他看电视时，从电视中学，与人交谈时，从交谈中学，随处学，随时悟。他就是这样把所有的元素都进行改造再创，然后融入他的作品中。

正是这种融合万物式的创新，使得他循先贤而不泥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书法为心画 修炼无绝期

细观崔云章先生的作品，高古苍劲，厚重稳健，沉实有力，雄浑开放，从一点一画之中透露出清刚雅正之气。凝神笔处，仿佛渊停岳峙；洪波扬起，隐有雷霆。其真草隶篆，无不空灵大气，磅礴蔚然。细微之处却又浓淡疏离尽显潇洒飘逸，回味无穷。字中有画，画中有诗，处处给人一种艺术的震撼，且又激起读者无尽遐想，致使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境界。

可令记者好奇的是，崔云章先生为何独爱大型榜书和蝇头小楷？

书法是一种心灵艺术，是人的精神美的表现。崔云章先生的书法之所以空灵大气，磅礴蔚然，与其一生的传奇经历有必然联系，而其中长达十年与世隔绝的原始森林生活经历，则是酝酿这种超凡脱俗之气蕴的土壤。

崔云章曾为躲避迫害，一度逃亡到青海甘肃一带山区的原始森林中。

那是一段只有生死的岁月：每到一个地方之前，都要想好退路，考虑好万一野兽出现怎么应对；白天一直都要找食吃，晚上却始终是半睡眠状态；衣服早已被荆棘扯碎，把豺狼吃剩下的动物皮用石头砸软，用野猪的鬃毛当针线把兽皮穿起来，用来蔽体；一根五尺五寸长的降龙木是唯一的自卫武器。降龙木虽然坚实，但只有简单的试毒、防毒用途，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崔云章以超乎想象的意志渡过了种种难关。

有惊：正走着，安静的森林突然有异常动静，定睛一看，西北方不远的悬崖上有一只老虎正扭头盯着自己看；有险：一不留神就掉入枯草堆起的深洞里；有危：两边都是山，一只老虎坐卧在唯一的通道上，除了从它身边侧目而过，似乎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有死亡：中剧毒后双目失明，胳膊肿胀几倍粗，直至昏迷不省人事，后来却奇迹般生还醒来；当然，也有令人感动的爱：在松鼠窝里住了大约一年时间后离开时，百十只松鼠集体为他送别，从这座山一直送到了另一座山，又走了很远回望时，还有几只松鼠站在原地不肯离去，一直目送他到看不见为止……

“只要地球不崩溃，我就一定要活下去！”这是支撑他坚持下去的信念。

简单的描述无法再现那十年特殊的光阴，而当崔云章用五秒钟的时间一笔写下一个“虎”字的时候，一切尽在不言中。

凝视此“虎”，虎啸生风之威淋漓尽致，崔云章感慨地说，此虎不是用五秒完成的，而是13年。是的，当在原始森林中，老虎回头盯住他的那一刹那，所有的惊险与生机都定格了。如今，他的“虎”原作已经被故宫博物院收藏。

书中总有画 画中更有意

崔云章先生的书法作品，总是显现出一种特别的精神气韵，也就是所谓的神采。神采寓于形质之中，不论从布白、结构、用笔等哪个方面去赏析，都能有新的感悟，再结合其特殊的经历，往往有心领神会之妙。

艺术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由于书法本身的表现形式带有一定的抽象性，由此点画所表现的精神内涵，往往呈现出某种朦胧的特点。这种朦胧更能引发欣赏者心理上的活跃，出现种种浮游的意象，使欣赏者由点画而引起各种联想。崔云章先生的作品因为内涵颇深，给欣赏者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再创造的平台，其许多作品创作完成之后，都被欣赏者从中发现出了奇特之处。比如“福”字，就有“左为神猴偷桃右为嫦娥望月”之说。

这也正是崔云章先生的作品与众不同的地方，即书中总有画。书法与绘画本来就有着密切联系，人们常说“书画同源”，可见二者的血缘关系，书法与中国画都用毛笔进行线条造型，相通之处自不待言。

书法是一种“心画”，作品是精神的物化，通过作品往往能更深刻地了解书法家创造的情思和意蕴，更深刻地发现美，感受美。杰出的书法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即所谓书如其人。不同的书法家体现出各自的人格、个性、喜好、特点。杰出的书法作品不仅有鲜明的个性，而且带有时代的特征。书法的风格是随时代而变化的，艺术风格的演变，体现了各个不同时代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

崔云章先生感叹说，当今书法热是好事，但书法绝不是写写字那么简单，现在很多书法者求怪求奇甚至求丑，这种现象是背离艺术原则的。书法是美的艺术，是造型美和书写美的高度统一，在中国写意艺术传统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所以成为古人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主要手段。杰出的书法作品都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美在于整体和谐。书法艺术是在点画的运动变化中达到统一，线条变化而不杂乱，统一而不单调，是一种造型运动的美。因此，他特别留意一切运动，尤喜看体育类节目，无论是游泳、跳水，还是滑冰、舞蹈，都能从中感悟到造型美。

书法像音乐一样，具有鲜明的节奏和韵律，有着音乐的美感；书法像舞蹈一样，千姿百态，飞舞跳跃，它的线条和形体犹如优美的舞蹈；书法像建筑一样，具有丰富多样的形体和造型，具有整体的力度和气势……总而言之，所有的一切，只要是美的，都可以融入书法，崔云章立志把大到祖国的山山水水、小到生活中的点滴全部收摄，以汲取养料。

崔云章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拜访书法泰斗沙孟海，在谈到书法的发展时，沙老曾建议其要把榜书写得有韵味，这样才能在书法大盛之际独具特色，其欣然接受教诲，并潜心于此，一门深入，终有成就。

榜书是中国书法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品类，与其他书法形式相比，其更能体现中国书法那种大气磅礴、浑厚雄健的精神，更能给人以震撼力，也更能体现中国书法的精魂与气魄。而崔云章俨然已将这种精魂与气魄融汇于个人血液。康有为曾批评过那种写大字时“有意作气势”的做法，说“作榜书须笔墨雍容，以安静简穆为上，雄深雅健次之，若有意作气势，便是伧父（见识浅陋的鄙野粗俗之人）。凡不能书人，作榜书未有不作气势者，此实不能自掩其短之迹。”

安静简穆，雄深雅健。崔云章先生的榜书作品此两种境界兼得，焉能不让人叹服？！